散文欣赏

周祖斌

### 花生熟了

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入秋以后,花生的叶子逐渐变得枯黄,慢慢凋落,又到了花生成熟的季节。

花生因其开花即生果,故称"落花生",民间也叫"长生果"。花生春种秋收,一粒粒饱满壮实的花生种人土中,在温暖的土壤包容下,一周左右便会扎根发芽,并很快长出绿色小叶,慢慢地它们又开出丛丛小花来。花生的花很漂亮,杏黄色,好似轻巧的蛱蝶,总是羞涩地隐于簇叶之中。只是花期很短,朝放夕萎,却从花茎中长出一枚紫色的针来,一根顶端带着生仁胚胎的稚嫩而顽强的针,随着子房柄伸向大地母亲的怀抱。花生适应性很强,天干地硬,其耐心待雨;沙粒石子,它见缝便钻。为了使果仁不受细菌侵害,它那膨胀的针尖逐渐发育成带壳的长形果实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在庄稼人的心里,挖花生、吃花生是一件乐事。大人们扛着铁钯一路说笑来到地里,挖起花生禾,腰成捆挑回家。大人小孩搬出簸笼竹筛,一人一只小板凳围坐着,一起摘花生。父亲说花生好不好看禾就知道,果肥粒多的,禾必瑟缩,反之则清秀茂盛,因为土壤在结果期供给养分是有限的。

收回家的花生,晾晒干净后装进蛇皮袋里。父母闲下来的时候,会把它们分拣开来,个大饱满的,留一些逢年过节招待客人,其余都拿去出售。个小空瘪的,平时拿来让我们解馋,没有长饱满的花生虽然吃起来香味打了些折扣,但有一种甜味在里边,吃起来也别有风味。

我曾一直以为,最香的零食就是花生。那种过口不忘的香,回味无穷,百吃不厌。小时候过年前,家里总会炒些蚕豆、山芋干和花生,父母往往会把这几样混放在一只大瓦罐里,但我们姐弟几人总是先挑花生吃,瓦罐里最后留下的只是蚕豆和山芋干。

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吃花生,是在上军校的时。只要晚上轮到我和来自苏北洋河镇的一名同学站岗时,他时常约我提前到小卖部买上一瓶两量五的白酒和一包炒花生。我们半夜里坐在学员队前面的花坛上,一边呢着小酒、吃着花生,一边聊人生、理想和爱情,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明天。当手指从袋里拨出最后一颗花生时,一瓶小酒也被我们喝完了,两个小时也在不经意间溜走了。

一些名人也钟爱花生。唐代诗人郑愚写过"惟忧碧粉散,尝见绿花生",唐代诗人张祜也吟唱"杜鹃花发杜鹃叫,乌臼花生乌臼啼",全是托物言志,表达对花生的喜爱。鲁迅常在夜间写作,花生是他写作时的第一零食。他在《琐记》里写到,平日里得闲,就"照例地吃侉饼,花生米,辣椒,看《天演论》。"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,国宴上就有一盘"大红袍",用精选的东北花生炒制,颗颗粒大溜圆。尼克松吃了几颗,根本停不下嘴,而他用筷子又不熟练,结果夹了一颗花生到半途,掉落在西装上,把衣服都弄脏了。

俗话说得好,"常吃花生能养生",花生享有"长寿果"、"植物肉"等美名,被誉为 "十大长寿食品"之一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,花生中含有丰富儿茶素,能起到抗老化作用。花生还富含能防止人体衰老的赖氨酸,有降低胆固醇,预防肿瘤形成的功效。花生的红衣含有缩短凝血时间的物质,有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的功能。

花生在世人眼中更是一种吉祥物,人们赋予它 吉祥美好的寓意。在新婚床上的被子里和枕头里 面,放上花生、桂圆、红枣和栗子,一方面希望早生 贵子,另一方面也希望生孩子要变着花样的生,男孩 女孩都要有。

麻房子,红帐子,里头住着白胖子。关于花生的谜语,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还有那些相伴于岁月的欢乐笑声,也一直刻印在记忆深处。吃花生是需要慢慢品味的,就像品味一种文化,品味一段日子。

城外笔谈

陆霞

## "柿"事如意

霜降时节,小住郑州。闲逛超市,被一篮迷你红柿子吸睛,挪不动脚步。

"这么小!头回见!真可爱!它叫啥?"我用食指轻触圣女果般大小的玲珑小柿软滑的表皮,好奇地问店主。"叫小红柿!也就这么几天有!别的地方真没有!"店主的回答透着傲娇,就如郑州人给我介绍他们的"老烩面""胡辣汤"一般,言语里满是自豪。

"丁点儿大,摘了盖,剥了皮,能吃到点啥啊!"我托起一颗小柿子,左右端详着,又问。一位爽利的大姐脆生生教我:"不用剥皮,摘了盖,对着嘴,手指一捏,嘴一吸溜,就吃着了!我现在血糖高,早些年,可爱吃这个了!"大姐的介绍极有画面感,也极有影响力,我挑了些小红柿,回去尝鲜。

挂霜小柿在水里轻漂过,揭开四角星的绿盖子,正好留一个小指粗的孔,嘴对着孔,三个手指轻轻一

捏,水晶样剔透的橘红果肉就被送进嘴里,软、滑、甜、香,欲罢不能。小红柿无核,果肉纤维柔润、细腻不涩, 赛过多数大柿子,管不住嘴的我,一下就吃了四五个。

望着白瓷盘里留下的柿盖,秒忆那个耳熟能详的谜语:红箱子,绿盖头,掀开来,咬一口。袅袅乡音让人想起秋意渐浓的老宅,想起宅沟边的柿树,想起满树的通红圆柿,想起等不及柿子褪涩下锅煮柿的萌蠢的童年,想起种下柿树却又独留柿果陪伴我们岁岁年年的长辈……柿子,原是思乡怀旧之物啊!

70后的我们,是长情的一代人!

70后的我们,也是多情的一代人!不守旧,不复古,与时俱进,兼容并蓄,对一切好东西实行"拿来主义"!比如,对待柿子!

若干年前,我对"柿子"的定义是:椭圆灯笼状,树上长到黄;摘下晒太阳,绿盖配红瓤;软到可拿捏,人口方生香。柿子红了,就该如袁宏道的诗句"如丹缀土城"那般喜庆迷人!然而,电商平台的异军突起,"柿子"的概念颠覆我的认知,柿子的形状除了我从小吃到大的椭圆柿子,居然还有尖柿、长柿、方柿、葫芦柿、牛心柿等;柿子的色泽除了我从未怀疑过的中国红,居然还有黄柿、青柿、朱柿、白柿、乌柿等;柿子的吃法除了我认为独一无二的褪涩柿子,居然还有即摘即食、无需褪涩的柿子,除了好拿捏的"软柿子",还有硬朗朗的"脆柿子"……无知,限制了我的想象。怪不得日本吉野市世界上唯一的柿子博物馆里有"世界上柿子生产国为中国"的记载,吃柿子,我们做到了极致,无愧"原产国"三个字。

朋友圈里,水果商的广告勾引着定力不佳的我:陕西富平柿,天下柿饼之最,清甜爽口,营养丰富,具有润肺、止咳、抗癌、防辐射的功能;台湾脆甜柿子,自带冰糖心,切开直接吃哦;红红火火软萌小甜柿,快来扑向它、吃掉它……好吧,我承认,很想吃遍天下"柿"。

"柿叶翻红霜景秋,碧天如水倚红楼。"秋露成霜,落木归山,又是一年秋收冬藏。收柿子,晒柿子,挂霜,做饼,春节前后,柿子华丽转身,以另一种形式,呈给我们长长久久的甜蜜,讨一个事事如意的口彩,祈一个红红火火的未来。

就这样,我们以最中国的方式,吃最中国的柿子, 讲最中国的"柿"事。



走近记忆

田耀东

## 家有老井

老房子里的那口井,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挖的, 已经四十五年了。

当时挖井,主要为了备战。深挖洞,广积粮,备战备荒为人民。家家有口井,肯定极好的。

备战嘛,所以并都挖在家里,挨炸弹的时候有屋 梁挡着,就像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一样,很有些安 全感。

生产队里三十六户人家就要打三十六口井,作为政治任务,限期完成,我也是打井队成员。

几块红砖,用水泥粘结做井底,几片小瓦用水泥粘结做井圈。一个人挖土,一个人吊土,挖到地下水不断涌出来,不能再挖时,就把井底放下去,然后用井圈盘好,土填实,井就打好了,也不过半天工夫。第一茬井水还有些混浊,把它吊干,再出水时,就是清澈纯净的甘泉了。

仗后来没打起来,井却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。 再也不到河沟里挑水了,水缸晒干储粮食,对于

再也不到河沟里挑水了,水缸晒干储根食,对了农家,一口缸也是大件了。

总是喝粥,夏天是麦粉粥。原麦放在机器里粉碎,也不去皮渣,粗细混杂,照现在观点,最养生。井里提一大锅水,煮开,麦粉洒下去,竹筷两尺长,在锅里搅匀,慢火——急火要溢出来的。冷了后粥面结一层薄皮,微微发红,喷喷香。呼噜噜一口,竟下去小半碗,再细品,感觉异常滑腻。再来一碗,才感到与沟溪水煮的大不同,有股淡淡的碱香。也不用咸菜了,竟喝了三大碗。几十年后方知,沙地井水矿物质含量特高,但煮

麦粥的味道特美,又省了许多咸菜。 家有一井,喜气洋洋。洗衣洗菜,用一个塑料盆吊满水,哗啦啦捣鼓。总共屁股大一块地方,黑土地面。 女儿刚学会走路,看到盆中之水,立即摇摇晃晃过来, 一下扑上去,把水溅成满天星。十分钟后,家里变成一 个猪圈,她自己也变成一口小猪,嬉嬉哈哈,乐翻了 天。这个年代,农村没有水池这个说法,一切原生态 的,当然都是最好的。

毕竟井的功能非同小可,金木水土火,我也不知 古人怎把水排第三。家有一井,连睡觉都踏实了。

盛暑,生产队总是干五更,歇中午。前半夜热得逗留在桥洞边,树荫下,摘取一丝半缕的小风醒汗。后半夜正睡得七荤八素,队长一声哨叫,像得了阎王的鬼催,昏头胀脑地一跃而起,拿起工具直奔夜色而去。深夜三点干到上午九点,肚皮瘪得胃有没有丢掉都不知道。赶到家,娃娃饿得恨不得从门缝里钻出来。

但,家有一井,就幸福无限了。

知道明天干五更,夜饭就贴几个麦饼,郑重地吊在井里,离水一尺。听见鬼催,速起。取饼六只,老婆和我各两只,另外两只放搪瓷小碗里,置女儿身边。扛着工具,一边走一边吃掉一只,另一只留待七点钟再吃。九点放工,女儿坐在床上,虽眼睛鼻子里全是饼屑,屎也拉下了,但毕竟笑嘻嘻的。如没有家中这口纯天然冰箱,能吃到这么新鲜的尤物吗? 虽是乡下,因要多种粮食,瓜果仍是珍贵之

物,偶得西瓜甜瓜,自是欣喜非常。家有一井,如

有一瓜,就是喜事临门。瓜放竹篮内,动作极轻,吊入井中,不离水,也不没顶。中午,酷暑难当,屋小如蒸笼,汗如雨下。一把济公的芭蕉扇,总是帮娃娃扇风,尚且脖子里、背脊上的痱子,红灿灿,密麻麻,像三月的桃花。

井中的西瓜已冰凉,细细切开,甜凉四溢,红瓤惊艳,未吃已先爽半身,咬一口,头发梢到脚趾头像换了一个人。耳聪目明,神清气爽,飘飘欲仙。瓜皮自然不舍得扔掉,白肉全部吃光,青皮替娃娃脖上、背上轻轻摩挲,自是疗效非凡。乡路上传来:棒冰喂,雪糕喂……已不去理会,家有一井,再也不花那冤枉钱。

甜芦稷穗子黑了,两节一段,绳子捆好吊在井里。 月亮升到空中,凉风从沟溪中,树荫下,吝啬地,微微 地吹来,汗仍津津地冒。井里的甜瓜、甜卢稷冰气习 习,一片或一段在手,刹那间止汗止热,又是待客佳品。邻居或朋友串门,递上,必郑重注释:井里冰过的, 以示尊贵和尊重——乡下人很好客的。

冬天总是极冷,檐头下积雪消融的冰棱像倒悬的水晶柱。阳光只是给它染色和增长,并不能使它停止生长。河沿,沟溪边,孩子们正在滑冰。一片瓦片沿着冰面泻出去,嗖嗖嗖溜出去几十米。

井里却冒着热腾腾的气,似有观音驾云,菩萨送福。洗脸,刷牙,温暖如春。洗衣,洗尿布,洗菜,似歌似舞。外面大雪纷飞,屋内是三月春天。如不是家有一井,你去敲冰试试?

家有一井,既是自来水,又是冰箱,也是热水器和空调。美好的青春总是有美好的事物相伴。

想当年,北宋的王安石绝对没有我辈这么幸福。 冰天雪地里,他家就没有一口家井。拎着一把铜壶,到 那老槐树下的古井里去汲水,还喜滋滋乐道:

铜瓶取井水, 已至尚余温。

南北朝的诗人范云,大概就井水用多了,想来夏 天西瓜也浸在井里的:

兼冬积温水,

叠夏泌寒泉……

老房子要翻建时,冰箱已换了两只。似乎不够,再来一个冰柜。电扇全不用了,还是空调凉快和温暖。那口老井还留着,断然不舍放弃。偶然打开生锈的门锁,吊一桶井水,和老井共叙那幸福的时光。

夜阑书香

马莹莹

# 安静如此辽阔

三岁学会说话,中年学习闭嘴。年少时急于表达,慢慢学着冷眼看世界。一本《红楼梦》,年轻时喜欢林黛玉,中年更爱薛宝钗。不知从何时起,喜欢一个安静的时空,或阅读,或涂鸦,或者只是站在茂密的树荫下静静发呆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没有烦恼和忧愁,充满遐想和诗意。

静以养福。所谓"福慧双修",福与慧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姐妹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智慧依存福德,福德是智慧的根本。惜福福常在,幸福的人不是得到的多,而是计较的少。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得到与失去,其实只是一个平衡,如何找到那个平衡点需要悟性和大智慧。事到得意处,更需要留有余地来"养福",言到快意时,更需要留有余地来"蓄德",广种"福田"更需要一股慈祥安恬之气来享"福果"。

古今圣人学者,都在嘈杂的日常修炼智慧的静气。朱子云:"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,问渠那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。"我们的心中是否也有"半亩方塘"?我们的心中是否也有"天光云影"?我们的心中是否也有"源头活水来"?这源头活水便是智慧的领悟。

静以修身。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那个修身道场,不在山上,不在寺庙里,而在工作和生活中。在工作和生活中学习,在工作和生活中领悟。人生的眼界,不在于路过多少曼妙的风景,而在乎我们的心灵是否在场,我们的思想是否辽阔。古人云,人生三重境界:立言、立功、立德,立言需要才华,立功需要机遇,而立德只需要努力,每个人都能做到。孔子曰:吾尝一日三省吾身。修身之心即是立德之心。心灵的成长也需要养分,以美好的道德情操滋养广袤无垠的精神世界。爱祖国,爱人民,王继才、罗阳、黄大年、南仁东、张富清…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,犹如夜空里的星辰,在永恒的宇宙,熠熠生辉。每当仰望星空,那些道德楷模的光芒,温柔照耀心房,滋润启迪心灵,指引我们走好脚下的路。

读书修身,志当存高远。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浮躁,找一个安静的角落,翻开油墨香味的书页,享受一个个溢满书香的夜晚,书籍是生来让人安静的。让心灵在散漫而隽永的文字间释放压力,静静舒展,自由生长。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文化养生,修身养性,对人生的态度会越来越乐观、豁达、从容,于是快乐与悠然,幸福与超然,自得与了然便不期而至。

愿得广厦万间,安静如此辽阔,为心灵安一个温

东疆掠影

宋一枫

### 香抬头

在离我老家不远的地方,有一个小镇,名叫"香抬头"。

小镇太小,一条穿贯南北的老街,老街太短,至多只有二百来米,而且中间还打了个弯,这样就被分成了南香抬头和北香抬头,老街更是狭窄,两车要是交汇时,有一辆车只好在街头等着,待对方来车驶出街道,那辆车才可缓缓走进去。清晨的薄雾和着木炭炉子的烟灰搅在一块,满街的咳嗽声此起彼伏。朝东店铺要递个东西给朝西店铺,不出门就可以把物件送到对方的手里。隔街聊天,轻声细语,香抬头的小镇上几乎没有秘密。 香抬头是我熟悉的地方,每天上学都要穿越这条

小镇,而我的青春就融化在这个狭窄的青砖小巷中。

在香抬头往北一百多米的地方,有一座"香抬 头"桥,横跨在细长的海界河上,这座桥是连接向 阳与大丰乡的重要通道。小河流水缓缓而过,河上的桥身,布满了青苔,甚至已经长出了几支孤独的蘑菇,桥面的木板已经掉落了几块,像岁月的老人豁了的门牙。

香抬头镇的东侧,是一条名叫三滧河的河道,小镇就沿河而建,一家挨着一家,其实都是铺子,各自打理着营生,有油条塌饼、铁锹农具、剃头修面、猪肉哒子、测字相面……前店后家,幌子飘飘,每天早早炊烟过后,家家都要将卖的东西放在店外,经过小镇,就能体会到小镇的热闹。

这些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香抬头虽小,但是名头不小,香抬头,香抬头,烧香过后人抬头,听起来是喜欢的,那里的老人对我这么说。

我问了一个在此地工作多年的文化干部关于香抬头的来历。他告诉我,家乡的这段老街的岁月,不知从何时算起,香抬头小镇上坑坑洼洼的青条砖上,曾经走过几次战争的磷磷兵马,抗日将士魂归香抬头的英灵,以及莘莘学子荣回故里的锣鼓。

我一直没敢去翻阅县志及乡志,怕的是历史的尘埃洒落在思绪的眉毛,怕历史的阵阵风雨吹散固有的美好。我倒更相信当地老人的传说,眉飞色舞地描述当年人头攒动的兴旺。

据说有个生意人发了财,衣锦足食,裘马翩翩,乡亲们也是尽享其好,此公善心灼灼,他捐钱在老街临三滧河畔建了一座庙,庙宇虽然不大,而香火绵绵不绝,多少善男信女来此敬香还愿。这坐庙宇叫什么名字,已经被多少人遗忘在滚滚红尘及漫漫的黄沙之中了,可能是因为口彩的缘故,在我很小的时候,她的名字就叫"香抬头"。烧香拜佛为的是什么?不就是求人丁兴旺,出入平安,风调雨顺,丰衣足食吗?据说在香抬头烧香特别的灵应。香抬头庙里供着的佛菩萨就是要关照近处十里八村的乡民,乡民们用最真情的称呼说出了心中最原始的愿望。"香抬头,香抬头"的名字就显得亲切,自然,这便就响亮开了。

我知道在沙地像"香抬头"这样优美的地名有很多,诸如"武陵村"、"和合镇"等,这些名字听起来真的悠仙,但是从人文的感觉上讲"香抬头"更能让人人心人口入醉。尔时,寺庙的建成,给老街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,善众们从四面八方过来进香,每年的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形成了庙会,可谓人头兴旺,商贾盛达。

"香抬头"的寺庙在一个个时代的荡涤下,值然无存了,但是"香抬头"老街因为曾经的热闹,在岁月的风雨中蹒跚地走了过来,渐行渐远,而香抬头老街却永远植根在我的记忆深处,像陈年的酒,越陈旧,越香醇,街道上还算结实的青砖路面,筑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生的梦想。

灯下漫笔

单洪 刘德昌

# 抗大精神永垂不朽

——访抗大九分校纪念馆

秋高气爽,蓝天白云。

一面鲜红的党旗,悬挂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的人口处,旗帜上的镰刀、锤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们10多位已经退休和依然工作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的共产党员,聚集在党旗下,再次举起右拳重温人党誓言: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,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!

建于1942年的抗大九分校,座落在我市东南中学校园内,校舍的总体分布格局是"三进两场心",以走廊为中轴线的两侧,全都是由青砖青瓦木料打造的教室、办公室、会议室和学员宿舍等平房或建筑物。现为江苏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我们来到这里观瞻,是深入开展"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"主题教育的一个活动内容。

进入展览大厅,首先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:"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,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,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;团结、紧张活泼"的巨幅字帖。这字帖上的内容分别是抗大所确定的校风和校训,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"抗大精神"和"延安精神"的重要组成部分;后来又被称之为我党我军的"三大优良作风"和战胜敌人的"三大法宝"。

历史告诉我们: 我党我军倘若不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列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神圣的使命, 就没有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和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 人民军队; 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,则是我党我军 赢得民心、夺取政权以后,不致于腐败变质的重要 原因。

陈毅、粟裕、黄克诚、姬鹏飞、张爱萍等新四军将领使用过的粗布衣服、手摇式电话机和方桌长凳等实物告诉我们,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,因为政治方向的坚定正确,生活作风的艰苦朴素,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,所装备的武器可以从当初的大刀长矛、赤手空拳演变为今天的飞机导弹、两栖坦克和航空母舰。诸多从抗大九分校毕业的学员,在"抗大精神"的引领下,成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中的指挥者,并将红旗插上了国民党总统府楼顶,参与唱响了"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覆慨而慷……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"的凯歌(毛泽东词)。在诸多观瞻者心目中,"人间正道"这一词组,就是立党为公,执政为民的代言词,更是一条我党我军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,由弱到强的红色大通道,具有势不可挡的战斗力和民族的向心力。

联系战争年代的启东实际,观看《信仰的力量》和《东南烽火》,我们一致认为,如果没有"抗大精神"的引领导航,就没有后来组建的东南游击营、东南警卫团和支前民工团;而观赏重温启东军民首胜日军的石陀港伏击战、火烧敌据点、袭击吴仓港、攻占惠和镇、解放汇龙镇等战例,都让人感悟到"抗大精神"在启东实践中的精彩魅力。直至今天,"抗大精神"作为一种红色文化资源,依然彰显着无形资产的物质效应;而抗大九分校虽然已经停办了70多个年头,但她的校址作为革命纪念馆,今天依然还是一座共产党人共有的丰碑,源源不断地传递着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社会正能量。

抗大精神,永垂不朽!